

“魏”字字形琐议

——从“魏武王”石牌说起

曾 磊 (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)

摘要: 曹操墓出土的“魏武王”石牌引起学界热议。有学者以为“魏武王”石牌的“魏”字写法仅出现于东汉末至魏晋时期,并以此作为曹操墓断代的依据。检视简牍文字可知,“魏武王”石牌的“魏”字写法在东汉中期之前就已经出现,现在通行的“魏”字写法在汉代也已普遍使用。以“魏”字作为曹操墓断代的依据是不可靠的。

关键词: 曹操墓; 魏武王; 魏; 简牍

中图分类号: K876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3-6962(2011)01-0074-03

2009年末曹操墓的发掘,引起世人瞩目。关于曹操墓的真伪,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大范围的讨论。不过,就目前来看,质疑者的证据明显不足,尚不能推翻河南安阳西高穴2号墓是曹操墓的论断。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,就涉及“魏武王”的字形问题。本文拟就秦汉时代“魏”字的字形做一点讨论。因手头资料有限,所论挂一漏万,谬误之处,请方家指正。

从目前公布的曹操墓资料来看,完整的“魏武王”字样共有两处,一处为“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”,如图1a、b;另一处为“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”,如图2a、b^[1]。

关于“魏”字的写法,陆明君先生在曹操墓发掘之前就已经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他在《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》中将“魏”字字形视作“成字构件的分解移位”的典型:

魏朝的“魏”在碑志中多写作“魏”,“山”在“鬼”字下部构件“儿”的笔画间。魏朝之“魏”本作“魏”,北朝后期省“山”作“魏”。《说文》小篆作“魏”:“高也。从嵬,委声。”汉《石门颂》亦写作“魏”。睡虎地秦简或汉简中“魏”字“山”多在字下,汉《鲁峻碑》等“山”亦在字下。魏晋时才开始出现“魏”的写法,将“山”移于构件“儿”中,见晋《郑舒墓碣》等^[2]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先生在“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2009年公共考古论坛”的发言中指出:

这个“魏”字,大家可以注意到,它和现在我们写的“魏”字不一样,是在“委”和“鬼”这个字中间加了一个“山”字,这是在秦汉时期大量出现的标准写法,我们可以从早的像湖北云梦出现的五帝^[3]秦简里看到的。接近一点的东汉晚期的,比如东汉的这种写法,我们在其他考古材料可以看到。这个持续时间不长,大概在魏晋以后就改变了。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,北朝时期的书写材料里“魏”字就把“山”字移到“鬼”字上面去了。再晚一点,到北魏时期,这个“山”字完全消失了,这个“魏”里没有“山”字,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文字的写法,起码我们能够把它的时代判定在东汉时期,就是东汉到魏晋时期^[4]。



图 1a



图 1b



图 2a



图 2b

以上是赵超先生的会议发言，因此内容稍显含混，但逻辑尚清晰。赵超先生所谓“‘委’和‘鬼’这个字中间加了一个‘山’字”的情况，其实与陆明君先生所说“‘山’在‘鬼’字下部构件‘儿’的笔画间”的情况一致，都是指与“魏武王”石碑“魏”字相类似的写法。为避免混乱，本文将这种写法统称作“魏”（山在中）。现将二位先生所论“魏”字演变总结如下：

陆明君：

秦及汉“魏”（山在下）—东汉“魏”（山在上）—魏晋“魏”（山在中）—北朝后期“魏”（山消失）。

赵超：

秦“魏”（山在下）—汉魏晋“魏”（山在中）—北朝“魏”（山在上）—北魏“魏”（山消失）。

二人观点并不一致，但他们都认为“魏”（山在中）的写法曾经出现于魏晋时期。李路平先生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。他指出：

这种隶书写法^[5]历代都有，只是几种并存，如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立于晋都洛阳城南的晋代碑刻（公元278），全名《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》碑，俗称《辟雍碑》便是此种写法。晋代《郑舒墓谒》^[6]、隋代在中国桥梁史上作为典型研究的《泮水桥记》、以及唐以后如元赵子昂、晚清碑学大师赵之谦都保持象“委山鬼”的“魏”字写法^[7]。

李路平先生所据资料如下^[8]：



晋《辟雍碑》 晋《郑舒墓谒》 隋《泮水桥记》



元 赵孟頫《六体千字文》 清 钱泳《儒林传轴》

对于赵超先生所说北朝时才出现“魏”（山在上）写法的观点，李路平先生又指出“此种写法出自被中国古隶中最早、最为著名汉代刻石占据首位的《石门颂》。”这种写法还有“汉《武梁祠刻石》、三国《毋邱俭纪功刻石》、《三国志残卷》等等不一枚举。”其所据资料如下^[9]：



汉《石门颂》

汉 武梁祠榜题



三国《毋邱俭纪功刻石》 晋《三国志》残卷

看来，“魏”（山在上）的字形，在汉代就已出现，并非晚至北朝时期。不过，李路平先生所据“魏”（山在中）的几条材料存在一些问题。《辟雍碑》和《郑舒墓谒》均是晋代遗物，并不能驳斥赵超先生观点。细审隋《泮水桥记》“魏”字，部件“儿”下为“止”而非“山”字。虽然“山”、“止”在碑刻资料中常常混用，但二字毕竟还有差别，以此来考论“魏武王”石碑“魏”字，说服力不强。而李路平先生所引元代赵孟頫的《六体千字文》和清代钱泳的《儒林传轴》，均是后人对前代“魏”字的仿写，也不能作为“魏”（山在中）在后代通用的例证。

李路平先生还谈到：

石碑等文、砖刻是“铭石”书体，而不能参照用笔书写的简牍（商承祚《兰亭论辨》1973.3文物出版社），若以碑刻文字以木简文字来考订，无疑不恰当的。刘庆柱、赵超也用碑字写法与汉代木简上出土的隶书比较，这种文字的比较方法是有很大弊端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古文字考古方法就摒弃了此种形式主义的教条。因同一历史同一时期王之中，不同书体并行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，但碑、简两种字体并不通用（隋唐以前）^[10]。

这样的观点有绝对化之嫌，还值得进一步探讨。李路平先生所引晋《三国志》残卷是用毛笔书写的，也不是石刻资料。若按这一思路讨论，岂不自相矛盾？李路平先生所说商承祚先生文章，当是《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〈兰亭序〉》^[11]一文。商承祚先生并没有提出“铭石”书体不能参照简牍文字考订的观点。商承祚先生的原话是“墓志、砖刻所代表的只能是‘铭石’的书体，而不能代表‘章程’、‘行押’等其它手写书体，要有全面的认识，必须兼采石刻、简牍等一系列的实物材料，存其同而求其异，并参考文献进行分析研究。”商承祚先生明确提及，要全面认识当时的书体，必须兼采石刻、简牍、文献三种材料。在他的大作中，也多次将简牍文字与碑刻文字加以比对。其实，商承祚先生讨论的是“书体”问题，而“魏武王”石碑的争议主要是字形问题，二者并不能等同。仅就字形来说，与石刻时代相近的简牍材料中的

文字当然有参考价值。

“魏”在简牍材料中曾多次出现，比较典型的有：

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215

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285

《马王堆汉墓帛书(叁)》29

《马王堆汉墓帛书(壹)》334

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》155

《银雀山汉墓竹简(壹)》158

睡虎地简为秦代遗物，马王堆简和银雀山简均属西汉前期遗物。它们所展现的秦至西汉前期的文字，正是小篆向隶书过渡的中间形态。其中的“魏”字，也正由“魏”（睡虎地，山在下）向“魏”（银雀山，山在中）过渡。居延汉简作为大宗的汉代文字资料，其文字演变的价值不容忽视。居延汉简中也多次出现“魏”字^[12]。有与“魏”（山在中）类似者：

101. 29

EPT56:86

EPT51:454

其中，EPT51:454的“魏”字与“魏武王常用慰项石”的“魏”字字形极其类似，只是因书写材料限制（一枚狭窄的封检残片），字形稍扁。居延汉简大多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的遗物。看来，“魏武王”石碑中“魏”（山在中）的写法，不仅仅出现在魏晋时期，不能以此作为判断“魏武王”石碑年代的依据。

居延汉简中也有与“魏”（山在上）相类者：

82. 10

还有一种“魏”字的字形，是陆、赵、李三位先生所忽视的：

EPT51:6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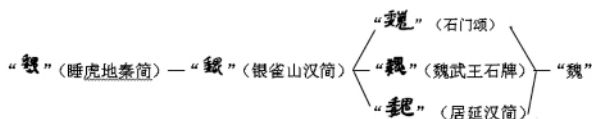
EPT59:474

341. 14

198. 18

这种“魏”字在居延汉简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。其字形与后代“魏”字写法已经基本一致。可见，后世“魏”字的通行体在汉代已经普遍使用，并非晚至北魏才出现。还应指出的是，以上所举“魏”字字形，均没有出现陆明君先生所说“魏”的写法，“山在上”，仅指“山在上”，即“魏”。这与《说文》以“魏”字“从嵬”的说法是一致的。

综上所述，“魏”字字形的演变大致可以理清：



赵超先生以“木墨行清”推断曹操墓石碑并非伪造，显示了他在石刻研究方面的高明之处^[13]。但千虑一失，以上所论已经证明，单纯以“魏”字作为判断“魏武王”石碑年代的标准是不可靠的。不过，这并不能否认“魏武王”石碑的真实性，它与“魏武王”石碑的真伪是两回事，不能据此作为质疑曹操墓的证据。后世“魏”的通行体在汉代已经大量使用，并非晚至北魏才出现。陆明君先生所谓“汉简中‘魏’字‘山’多在字下”和赵超先生关于“魏”（山在中）是“秦汉时期大量出现的标准写法”的观点，是不能成立的。

注释：

[1] 图片及摹本引自“燕山大讲堂”第79期，《曹操墓真相》文字实录，<http://view.news.qq.com/a/20100828/000036-1.htm>。

[2] 陆明君《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》125页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3] “五帝”，当是“睡虎地”之讹。

[4] [13] 《铭刻研究“第一人”：厕所见真章，曹操墓石碑非伪造》，中国新闻网2010年1月14日，<http://www.chinanews.com.cn/cul/news/2010/01-14/2071933.shtml>。

[5] 指“魏”（山在中）的写法。

[6] 《郑舒墓谒》当作《郑舒墓碣》。

[7] [8] [9] [10] 李路平《刘庆柱、赵超用“魏”字断代曹操墓不靠谱》，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-62ff25f30100kq43.html>。

[11] 文物出版社编辑《兰亭论辨》，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。

[12] 所引图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居延汉简甲乙编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；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甘肃省博物馆、中国文物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《居延汉简：甲渠候官》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。